

第一章 “外婆的澎湖湾”

●我出生在台湾澎湖县湖西乡隘门村。我母亲姓许。我出生的时候爸爸还在服役。洪周文这个名字是妈妈取的。爸爸起的名字叫洪建华，家里人有时会称呼我这个名字。我跟太太结婚以后，她有时候会叫我建华。知道我这个名字的只有家里人，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我们是个大家庭 曾祖父、祖父、祖母以及爸爸的兄弟姐妹和我们住在一起，总共有十六口人。我下面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家里人就对我寄予很大期望。

●澎湖其实是个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因为它贫穷，政府也不曾特意去开发。澎湖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风沙很大，但沙很漂亮。白白的细沙 还有海湾。澎湖的仙人掌很好吃。我小时候去海边潜水，在海里面跟鱼一起游泳，看乌龟产卵，生活得自由自在。

●小时候爸爸就一直给我一种责任，家里有什么事情会跟我商量。八九岁时 爸爸带我到高雄 告诉我 你如果希望过更好的生活就必须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这个教育对我影响很大。

●我九岁开始做饭，可以办整桌的酒宴，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做一盘盘不同的菜。日后在工作上 也同样喜欢拼拼凑凑 把一些不起眼的、微不足道的材料 制作成一个个完美的成品 美化了人生。在一般人眼中容易忽略的东西 却可能是我心中的宝。化腐朽为神奇，一直是我希望的工作

●我十岁开始卖冰棒，早晨做烧饼、油条卖。十二岁时，拿着妈妈帮人裁剪衣服时剩下的碎布头，到离岛和其他一些小地方兜售，渐渐地走入了人群。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麻黄树，是我爸爸亲手种植的。大树参天，枝繁叶茂，华盖蔽日，根须深植于脚下的土地，这昭示着洪家人丁兴旺，事业发达。

●在我眼里，望安落日是世界上最美的奇观。

——洪周文语录

晚风轻拂澎湖湾
白浪逐沙滩
没有椰林缀斜阳
只是一片海蓝蓝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
一遍遍怀想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
有着脚印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
将我手轻轻挽
踩着薄暮走向余晖
暖暖的澎湖湾
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
消磨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
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 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

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二十多年前曾风靡海峡两岸。这首台湾校园歌曲，让许许多多的人对澎湖产生了憧憬和向往，对澎湖美景多了几分倾慕钦羡之意。每当听到这首歌，很多人都会遐想美丽的澎湖你到底是是个什么样子呢？

澎湖坐落在台湾海峡中央偏东，由大小六十四个岛屿组成，自古即有“仙圣之岛”的雅誉。面积一百二十六平方千米，居民有九万多人。生活在那里的人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邻里友爱，民风淳朴。

澎湖列岛主要岛屿为澎湖本岛、渔翁岛和白沙岛。白沙岛与渔翁岛之间有一座两千多米的跨海大桥。自海上望去，地势低平，宛如大小平盘浮在海面。三岛屿环抱而成的内海就是澎湖湾。

澎湖澄澈碧蓝，阳光尽情地映射下来，炽热、滚烫，其热辣的程度常让人觉得受不了她的爱抚。

澎湖的沙滩，有的洁白无瑕，有的金黄耀眼，有的深浅调和，



澎湖风俗照

都呈现出宽广平坦、柔软细腻的特质。

澎湖的海浪时而神秘静谧，时而激越澎湃，时而深沉蕴藉，时而欣然跃动，总是令人难以捉摸。

澎湖的仙人掌数量多、分布广。夏天海崖野地随处黄花盛开，花托膨大则成果实。仙人掌果紫红欲滴，夺人口涎，素有“澎湖红苹果”的雅号。

澎湖那海天一色、天地相连的盛景，使人感觉舒适自在，心旷神怡。

1951年7月的一个傍晚，一个男婴在澎湖县湖西乡隘门村的洪家呱呱坠地。这是洪家下一代中的老大，全家上下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寄予厚望。当时小

孩子的爸爸还在服兵役，孩子的祖父、祖母、伯伯、叔叔、姑姑们经过一番商议，一致同意用孩子妈妈起的“洪周文”这个名字作为正式学名。没有人去解释这个名字的真实寓意，洪妈妈也没有讲。至于孩子爸爸起的名字“洪建华”则成了这个孩子在家里的另一个称呼。

多少年之后，称呼“建华”这个名字更多的是他的太太柯宝琴。

澎湖的海潮退了又涨，涨了又退。

洪周文一天天长大。

从小生活在岸边，洪周文对大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

他常去海里潜水，在水里跟鱼一起游泳、嬉戏。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一样，他对大海很有一种亲近感。

幼年洪周文
与父亲合影



他对海洋生物非常着迷。他很细心地观察乌龟产卵，还喜欢捕捉一种小鱼。那是一种海水鱼，但捕出来以后可以放到淡水里面养，养出来很特别，叫“汨目鱼”。汨目鱼是台湾特有的鱼类，肉很鲜嫩，刺很多，是当地居民习惯养殖的鱼种。

洪周文还非常喜欢澎湖的贝壳，特别是那种标本式的贝壳。这些贝壳经过海水经年累月的冲击，一枚枚都成了化石，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常常令他叹为观止。每次寻到一枚这样的贝壳，他都如获至宝，捧在手心里，细细观赏和品味。这些浑然天成的贝壳是一件件天然的艺术品，年幼的洪周文拿来把玩、鉴赏这自然的造化弄巧。

有一天，洪周文在海边潜泳时忽然感觉眼前一亮，一枚红、黑、黄三色拼接的贝壳进入了他的视线。那上面宛如两只戏水的鸳鸯，红红的嘴巴，黑黑的羽毛，黄色的眼球。这时忽然来了一个浪头，这枚贝壳像被旋风卷了起来，悠悠地在那里打转。洪周文生怕宝贝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身体发力，忽然一个鹞子翻身，朝着在水中快速滚动的贝壳迅速伸出手去。终于，洪周文把这枚造型奇异的贝壳紧紧攥到了手里，他很开心、很得意地笑了。

在回家的路上，洪周文像打了胜仗的士兵一样，把“战利品”牢牢地攥在手里，好像一松开手，它就会从自己的手心里溜掉。回到家里，他把藏在床底下的一只不大不小的箱子拿出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了自己的“百宝箱”。他把刚刚收获的宝贝用手绢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箱子里，然后，拿出箱子内的记录本，把“x年x月x日”和“鸳鸯戏水”分别填到了“时间”、“起名”两栏中。

洪周文当年收集贝壳，只是自己的一种很单纯的爱好，就像有的人收集邮票，有的人收集烟盒，有的人收集“火花”一样，只是出于喜欢，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他没有想到，许多年后，这些宝贝被他派上了大用场，成了他制作贝壳类饰品十分珍贵的材料。贝壳饰品在他所创造的流行饰品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澎湖还有一种特产——纹石。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这种纹石，一个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一个是澎湖的望安。这些纹石真的是巧夺天工，有些石头上像长着眼睛。洪周文曾经去找过那种东西，还多次到那个小岛住过。上初中的时候，一到暑假就去住，也带那种东西出去卖过。这种东西在望安非常多，分布在海边 属火成岩 而且都很漂亮。

洪周文还非常喜欢澎湖出产的那些很特别的瓜。一种瓜叫哈密瓜，这种哈密瓜跟新疆的哈密瓜不同，它是软性的，新疆哈密瓜是硬性的。还有一种瓜叫佳宝瓜 长方形 肉是暗黄色的 味道像西瓜。这种瓜为澎湖所独有。

洪周文有一个非常慈祥和蔼的外婆。

外婆的家掩映在蓝天绿树之中，四周生长着繁茂的绿杨树，树上的黄鹂你唱我和 深情对歌。路旁芳草萋萋 野花灿灿。流水淙淙的小溪里，小鱼儿快乐地游来游去。

外婆非常疼他，有了什么好吃的总想着给他留着。

最令他垂涎的是外婆家的番石榴。这种番石榴，里面的种子是红色的 颜色很漂亮。番石榴口味纯正 香香甜甜 跟离岛差异很大 非常好吃。

外婆家成了洪周文流连忘返的场所。直到现在他还清晰地记得，外婆戴着老花镜给他缝小布口袋时的凝神模样。

澎湖的望安实在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那是专门看日落的地方。

每当夕阳西下，仰望海天成一色，瞩望那绝美的一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

望安落日实在是天下奇观。

就像一出大戏即将结束开始谢幕的一瞬间。

晚霞映红天际，太阳徐徐下落。在即将谢幕的一瞬，不是慢慢沉下去，而是像跳舞一样。就那么绝美的一跳，一下子从地平线上消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这多少有一点凄美的意味。

仿佛是不忍心作那种缠绵的话别，就这样转瞬消失，把那美好的倩影一下子定格在观者的脑海中。

多少次，洪周文静静地坐在那里，向落日行注目礼。那落日景象，成为他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多少年之后，洪周文说：在我眼里，望安落日是世界上最美的奇观。

他尽情享受这天人合一的生活，生活得自由自在。

后来随着三个弟弟四个妹妹相继出生，家里的生活负担一下子重了。懂事的洪周文除了照顾年幼的弟妹，开始尝试帮家里赚钱，贴补家用。

洪爸爸是学校的教书先生，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自然非常重视。他常常对洪妈妈说：

“教子不趁早，大来多颠倒！”

从洪周文四岁开始，爸爸就教他识字，教给他读《三字经》、《唐诗三百首》。他向孩子们讲杜甫名句：“男儿需读五车书。”所以，洪周文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这种阅读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因为爸爸是小学教师，洪周文得以提前一年上小学，等于比别人早读一年，也多读一年。他读书很用心，在班上表现很不错，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老师们都很喜欢他，有时会带他到自己家里住。那时候学校有免费午餐，因为怕别人偷，晚上要去值班，而他得到的值班的次数最多。



少年洪周文

“男儿立志当尽早”洪爸爸对这条古训深信不疑。

还是在洪周文只有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穿戴整齐，妈妈也给洪周文穿上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爸爸要带他出门。

这也是洪周文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搭飞机去很远的地方。

爸爸带着他 先是坐船 后搭乘飞机。一路上看不尽的风景，瞧不完的新鲜，简直是目不暇接。

父子俩辗转来到高雄。

高雄是台湾第二大城市，也是台湾最大的国际港埠。高雄摩天大楼林立，工商业很发达。

面对眼前的繁华，仰望摩天大楼星星般闪烁的霓虹灯，洪周文充满了新鲜、好奇和向往。

站在一旁的洪爸爸在他耳边语重心长：

“孩子，从现在开始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想想长大以后你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打算一辈子留在澎湖，像你见到的大多数人那样，做那些简单的事情，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你书读多少、用不用功都没有太大关系，不需要太用心太努力，能过得去就可以。如果你愿意到更好的地方，如果你想过更好的生活，你必须从现在起加倍用功读书，必须有一个拥有知识的未来！”

这次旅行对洪周文启发很大，影响很大。爸爸简单的几句大白话，在他童稚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爸爸朴素的话语，像明灯一样，照亮了他的心田。

多少年之后，洪周文真正感受到了他跟随爸爸这次旅行，对他的启迪和开蒙是多么及时，多么重要。这件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令他有很深刻的体会：一个人真的是要靠自身努力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

回到家里，洪周文就像变了一个人，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从那以后，洪周文学习更加自觉，更加用功，成绩提升很

快。到了中学以后，他学习更加刻苦。那时候，当地的升学率很低。到考中学的时候，整个村庄才考上了三个，而实际上真正考上的只有他一个，另两个上的都是职业学校。

澎湖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风沙特别大。那里农业不发达，只种植少量的高粱、红薯、花生和一些蔬菜，主要以渔业为主。那时候赶上农忙季节，小学生会放假搞一点勤工俭学，帮助大人干一点农活。有时候老师会带队到山上去，人家挖完的花生，师生们跟在后面再挖一次，捡一些漏掉的，学校统一收集起来再拿出去卖。在捡花生的时候会捉到很多蝗虫。洪周文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小石木屋去烤番薯吃。

洪周文的妈妈姓许，是远近闻名的裁缝。洪妈妈心灵手巧，她做衣服不用量身，只要打量一眼顾客就可以知道适合的尺寸，就能把衣服做出来，而且做得很合身。

洪周文是个有心人。他经常观察、琢磨妈妈怎么给人家目测身材，怎么样才能做很合体又很时兴的衣服。

善于观察和模仿的洪周文很快就学会了裁缝手艺，裁剪的手艺也越来越熟练，他会刺绣、缝补小孩衣服，飞针走线的功夫一点不亚于女孩子。

他还跟妈妈学会了煮饭。他九岁开始煮饭，十岁时就已经能给全家整一桌饭，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做一盘盘不同的菜。



儿子、女儿、洪先生、洪太太与家中寿星的合影



洪妈妈是个克勤克俭的人。每天早上别人都还没有起床，她已经在做事，晚上大家都睡了她还在做。妈妈衣服做得好，来找她做衣服的很多，经常要夜以继日地做。洪周文看妈妈这样辛苦，很是心疼，做完功课就主动帮妈妈缝衣服，晚上通常要做到很晚。他成了妈妈得力的帮手。

洪周文深得妈妈的真传。妈妈的聪慧颖悟，心灵手巧，超强的动手能力，触类旁通的本领，总之许许多多这方面的遗传因子都不失时机地传给了他，这使得他后来从事流行饰品行业成为一种必然，也因此成了渊源。

时过多年，洪周文感觉到，自己能够做流行饰品这一行，能够拥有安身立命的本钱，母亲的影响是蛮大的。

洪爸爸和洪妈妈都是热爱生活、勤俭持家的人。

洪爸爸在自家院落里面种了很多仙人掌树和麻黄树。仙人掌有很多刺，特别是有很多细刺。麻黄树有一点像松树，针状叶，高大，耐寒，冬天叶子不会凋谢。这些树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树龄，经过爸爸的打理，棵棵茁壮成长，有一棵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这棵大树枝繁叶茂，华盖蔽日，根须深植于脚下的土地，昭示着洪家人丁兴旺，事业发达。

洪周文从小学六年级、大概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做点小生意，到外面采购一些商品，清早起来卖点豆浆油条什么的。再大一点的时候，他自己骑着摩托车把妈妈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头带到离岛，或搭船到小离岛，或者卖到其他地方。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洪周文做生意从来没有间断过，就这样自己一路开创下来。

澎湖有着浓郁的地方文化。一年到头有很多庙会，很热闹，还时常放映露天电影。那里盛行布袋戏、歌仔戏、野台戏等很多戏种 男女老少 参与其中 乐此不疲。歌仔戏是女扮男装 野台戏经常一演十五天。

在隘门村还有个习俗，这个习俗已经沿袭了数百年，就是每家每户要轮流到庙里头当主持，按年龄辈分排下来，一年轮一个。任期是从年初到年底。

洪周文的大舅对日抗战的时候羁留在日本，有十年没有音信，后来在日本做电动玩具发迹，再后来回到台湾。舅舅那时对他们很好，妈妈曾跟着他到日本看过世界博览会。电视机也是他带回来的，洪家因此成了隘门村第一家拥有电视机的。那种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最早只收一个台。天线需要拉得很长，转来转去才能对准方向。即使是光有声音大家也都愿意围着看。很多时候，洪家都会把电视搬到家门口，村子的人会围拢在一起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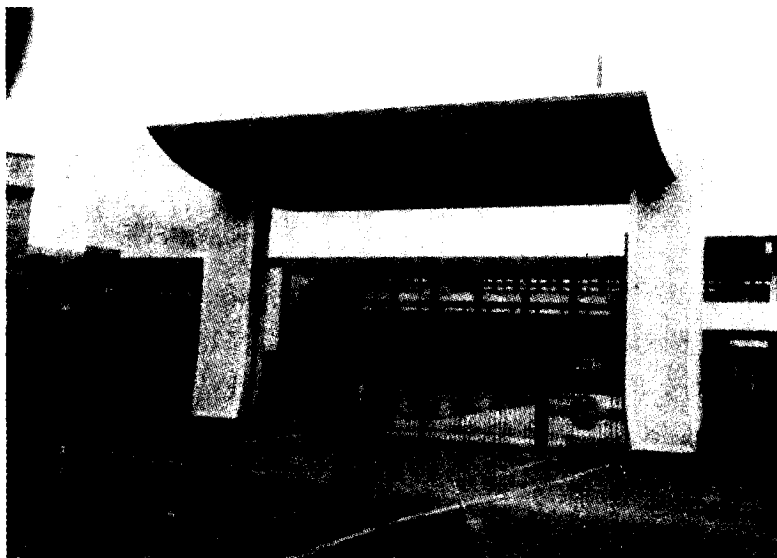
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飞船登陆成功，人类第一次登上了月球，整个村子的人都跑来一起观赏那神奇的画面。

那年秋天，十八岁的洪周文不负全家人期望，成了隘门村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在洪周文念书的时候，小学到初中要考，初中到高中要考，高中升大学要考，洪周文是一路考上来的。在读了六年中学以后，他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他考取的是位于台北市的世界新闻传播学校。

“洪家的老大考上大学了！”

洪周文在高中校门前留影



整个村庄里的人奔走相告。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乡里乡亲纷纷登门向洪家表示祝贺，众乡邻还为洪周文披上了彩带。

洪周文很开心，洪家的长辈们更是春风满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骄傲。

就这样，在澎湖偏僻一隅出生的洪周文，从登上去台北客船的那一刻起，整个人生的轨迹发生了改变。

第二章 “我的大学”

●我们那时候能考上高中的人很少，考上大学的就更少。考上大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村里面的人都会奔走相告，还会登门庆贺 要披彩带 还是蛮风光的。现在升初中、高中都不要什么考试 高校录取率百分之八十 这是时代的不同 环境的不同。

●我读书的学校是世界新闻传播学校，校长是著名报人成舍我。

●我很喜欢自然的東西。小时候喜欢养鱼，很小的时候喜欢小鸟。在大学里面 尽管是个穷书生 还是要买两条鱼养着。没有钱买鱼缸，就把鱼放在水壶里。同学不知情，把水壶拿去烧开水，把鱼煮死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 早上考完试 我下午就往家赶。我人在台北 家在澎湖 连夜坐十二小时火车到高雄 再搭飞机到澎湖。一定回去，为什么？家里很温暖。我一个人在外面，我怎么会不回去？一个温暖的家，小孩子绝对不会离开！

●我对孩子们讲 你是要劳力还是脑力 你要自己作选择。读大学不一定非要读到博士 这是一个基础 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你连刀斧都没有，你怎么去砍树？

读书是教你掌握一个工具。教给你做网捕鱼，而不是拿鱼给你吃。书读得多了，知识才能丰富，视野才能开阔，头脑才能灵活。只有掌握了更好的工具，你才能做好事情。一个人如果不读

书，就没有思考的空间。

孩子们对我的看法愿意接受。一个家要有这样一个共识。

●以前许多人小学毕业当个学徒，做个工匠，我因为大学毕业，书读得多一点，就有很多的智慧用到这里面。也有人讲某某没有读大学也怎么样，其实他只看到了这一点，那些人的经验、智慧也是一种学识，否则也不会被授予名誉博士，这是很特殊的例子。

●流行饰品行业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它是一个概括性、整体性的工作。我在台湾比别人做得好，是因为我在思想领域超过了他们，而不是我在技术领域超过他们。目前来说整个业界也是这样，做得好的，往往在学识上还是要好一点。像我这样受教育的程度，在台湾业内，寥寥可数，大概就几个人，做得比较好的，有成绩的，也是我们几个人。这就是因为工具的掌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本上是工具的效力。

●我太太读的是铭传会计科。人家常常讲，结婚要门当户对，我想确实有道理。我们之间知识水平差不多，生活的概念差不多，一些想法都能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的沟通、互动都是很好的。

—— 洪周文语录

1969年 洪周文考上了大学。

小时候考中学，整个隘门村，真正考上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上的是职业学校。金榜题名之后，村里面的人纷纷登门祝贺，登科及第的他还身披彩带，可谓享尽风光，出尽风头。

洪周文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台湾有名的世界新闻传播学校，就是后来的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成了新闻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洪周文忽然感到天地辽阔，仿佛延展在他脚下的路一下子变成了通衢大道。那时候，大学生真的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对自己的未来，洪周文都满怀信心。

选择新闻学校和新闻专业，洪周文当时有这样的考虑：首先自己从小比较喜爱国文，喜欢写文章，选择新闻专业可以延续自己的兴趣。其次学新闻专业将来到报馆工作，一支笔写天下，以此为业，兴趣和生涯结合在一起，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洪周文以为，选择新闻专业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喜好与社会需求的一个结合点。

世界新闻传播学校是台湾一所私立大学，校长是著名的报人、新闻评论家成舍我先生。

洪周文在
大学校园



成老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报界鼎鼎大名的人物，被公认为中国新闻界杰出的开拓者之一，而现任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成嘉玲博士，正是成舍我老先生的女儿。

1925 年，成舍我先生靠两百块大洋起家，在北平陆续办起《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后来还在南京办了《民生报》在上海办了《立报》。后来日本人占领北平成舍我举家南迁香港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由于时代的动荡，成舍我的报人生涯屡遭挫折，但他始终不弃目标，锲而不舍地拓展着他的新闻事业。

1956年 成先生在台湾创办了世界新闻传播学院 以下简称“世新”)在创办世新之初 成先生作为校长就提出了“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办学思想,一直十分重视培养学生们的实践能力。“世新电台”学生实习报纸《小世界》周刊、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世新传播制作中心、出版中心等等,都是学校为全院学生设立的实习基地。这些实习场所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技能,同时还面向院墙外面的社会,扩大了世新在全社会的影响。

作为一所为大众传媒培养从业人员的高等学府,世新成立四十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业内精英。台湾极负盛名的文学家林清玄和漫画家朱德庸均是毕业于这所大学。当年洪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有的已担任岛内外一些报刊的总编。

1996年10月,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全体世新人热烈庆祝自己学院的四十周岁生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世新校友济济一堂,为母校四十年来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欢聚庆贺。校庆大会别具一格。在世新本部的校园里,露天搭起了各式各样的帐篷。台北是座多雨的城市,这些帐篷是用来遮雨的,可是那天天公作美,艳阳高照,碧空白云。来参加校庆大会的人士全都站着,或在帐篷下面 或在帐篷外面 气氛十分轻松自如。

那一天,洪先生带着太太一同前往。二十多年不见了,同学们乍然相见 百感交集。握手拥抱之后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互相询问这些年的境遇,叙说分别后的惦念。谈了一会儿,大家把关注的目光齐聚到洪周文身边站着的一位端庄清瘦的女士身上,再看看一旁成熟、稳健、厚重的洪周文,感觉两个人的年龄差了很多 有的同学用探询的口气小心翼翼地问:“这位是……”

洪周文侧着头,充满爱意地看着文静贤淑的太太,伸过手去拉着太太的手 充满自豪地大声说:“我太太柯宝琴 她是铭传会计系毕业生。”

宝琴听了先生的介绍,微笑着向周围的同学点头致意。

“这是真的?”

“对啊,是真的!”洪周文认真地说。

同学们一脸讶异的表情。这时 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好嘛，她嫁的先生跟爸爸一样！”此言既出 大家哄然大笑。洪先生和洪太太也开心地笑了。

成嘉玲校长主持的校庆仪式开始了。成校长站在仅仅高出了两个台阶的主席台上，发表校长致词，她的讲演既简短又幽默。几项议程结束后，校园内的校友们开始自由交流，这时整个校园里响起了经典名曲《友谊地久天长》。这首苏格兰民歌是当年洪周文他们班同学毕业晚会上大家合唱的一首歌。

听到这首歌，置身花园一样的母校校园，洪周文感觉自己重新回到风华正茂的过去，仿佛一下子被卷入了时光隧道的引力场 回到了最青春、最简单、最激昂、最浪漫、最饱含激情的大学时光。大学三年中一幕幕难忘的片断，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所有的喜怒哀乐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的眼前浮现……

从澎湖小岛一下子来到大都市台北，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的洪周文实现了自己当年跟爸爸到高雄立下的上大学的宏愿。进入大学校门以后，他并没有因此放松自己。他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一进大学校门就船到码头车到站，开始把主要精力用来玩乐、享受和谈情说爱。他依旧把学习当作自己最主要的任务。有能力考进这所大学的，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材生，在这人才济济的环境里，要强的洪周文强烈地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此时的洪周文 心中已经树立了更为远大的目标，这种目标比起当年爸爸手指霓虹灯闪烁的摩天高楼给他确定的目标更远更大。

迈入大学校园的洪周文怀着满腔热情，为了心中崇高的目标，为了成



洪周文（左）
在大学校园草地上